



艺海潮花

YI HAI HU A CHAO



王

泽

著

陕西出版传媒集团
三秦出版社

花海花潮

YIHAIHUACHAO

王 泽



陕西出版传媒集团
三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艺海花潮 / 王泽著. — 西安 : 三秦出版社,

2014.1

ISBN 978 - 7 - 5518 - 0675 - 6

I. ①艺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古典文学研究 - 中国
IV. ①I20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308091 号

艺海花潮

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
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社 址 西安北大街 147 号
电 话 (029)87205121
邮政编码 710003
印 刷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 787mm × 1092mm 1/16
印 张 23.5
字 数 450 千字
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
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 - 7 - 5518 - 0675 - 6
定 价 60.00 元
网 址 <http://www.sqcbs.cn>



作者王泽，曾用名王崮龙，男，49岁，笔名：龙得水、博文、秋菰、思义。

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，1987年开始在市、地、省、中央级报刊上发表作品。通讯、散文、消息数篇，学术著作《老子释评》及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讲解》，小说《镀金》，即将出版《周易窥探》。

祖籍河南省沈丘县刘庄店镇邵寨行政村王庄村。解放前家境贫寒，解放后经土地改革搬迁到该镇保金堂村。

搬迁该村后，年老体迈的祖父和三祖父相继辞世。18岁的父亲即挑起赡养年迈的祖母，又照顾姊妹的担子。1962年，父亲和母亲李氏结合。1968年9月17日亥时，一个讨人厌的小生命降生于世，这小生命就是我。

“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”，我刚满一岁四个月时，母亲因病医治无效谢世而去。从此，父亲男一半、女一半，地里一把，家里一把的抚养我。村中好心月老几次帮父亲重组家庭，可女方要求把

我讨给别家，善良的父亲不忍，皆因失败而告终。但却有一件值得庆幸的是父亲的人缘好，全村（现60岁左右）的大娘们用自己的乳汁喂养了我。

7岁入学，14岁踏入初中门槛，17岁初中将要毕业时，“苍天无情，降下一场大霜”，偏打在我的头上，父亲不幸走了。孤苦伶仃的我，没等父亲的坟土晒干，为谋生只好辍学四处奔走。社会这所大学让我牢记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教训，不断净化自己，产生对文学的酷爱，在市、地、省、中央级报刊上发表数篇作品后，胃口愈来愈大。刻苦+勤奋+成绩+机遇，被复旦大学中文系录取了，给我的人生希望又注射了振奋剂。在校期间我边学习边创作。毕业后，因执著于创作，经过生活的种种历练，使我心如堵塞着一块巨石，压得喘不出气来，欲吐为快。于是开始觅寻一条能适合自己的道路。通过一段时间的寻觅，揭开了自己心目中的梦纱，脱胎于母腹中婴儿《艺海花潮》集子诞生了。



自序

我茶余饭后,雅兴未尽,想去艺海看花潮。于是,直奔艺海而去。不一会儿,艺海展现在眼前。我慢步在艺海的岸边,抬头一看,不觉一惊,“啊”!这么多看花潮者,有认识的不认识的,真是人山人海,摩肩接踵,黑压压的人群像无数个小圆点在悦动。

行走在最前者:封建时期的人有:干宝,吴承恩,罗贯中,蒲松龄,施耐庵,曹雪芹等。

外国资本主义经济时期的人有:海明威,巴尔扎克,司汤达,夏洛蒂勃朗特,小仲马等。

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人和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的人有:鲁迅、老舍、沈从文、冰心、王蒙、冯骥才、丁玲、钱钟书、莫言、陈忠实、贾平凹、王朔、王安忆及国外朋友高尔基,奥斯特洛夫斯基等。

干宝说:“我们的作品写出了帝王时代的政治,军事、文化、经济、人情风俗等特点。”

巴尔扎克说:“我们的作品小说写出了资本主义经济社会时代的国人之间的关系,金钱吃掉人情,人情拜倒金钱的特点。”

奥斯特洛夫斯基说:“我们的作品写出了社会主义的独特化,科学化,人性化的风土人情,这些还不算更能催人泪下;然而能鼓励人生的坚强意志的作品即是《镀金》。《镀金》中主人翁张巧生,不辞劳苦,不怕艰辛,历经磨炼,卧心尝胆,忍常人不可忍,受常人不可受的苦难,克服种种障碍,成为一名企业明显,为经济社会的发展作了一定贡献。”

海明威问:“奥斯特洛夫斯基先生,是真的吗?”

吴承恩抢答:“不信,请观《艺海花潮》”。

大家异口同声接道:“对!,观看《艺海花潮》。”

这时,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、王维、陶渊明、谢灵运、孟浩然、艾青、郭沫若、郭小川等人追上他们说:“你们只论‘小说’却不知‘诗’的重要性。”

罗贯中说:“那你们谁来谈一谈‘诗’的重要性!”

李白自报家们的说:“我来谈谈,诗的意境、语言、句子、文字都经推敲锤炼;形式格式上有七言诗、五言诗、七律、五言绝句,自由诗,打油诗、评论诗等……”

曹雪芹说：“李白先生，的确如此玄吗？我们不相信。”

陶渊明说：“不相信，可以翻阅一下《872 诗词集》。”

后面的辛弃疾，李煜，李清照，苏东坡等追上来接道：“你们都不要争论，我们看过《872 诗词集》，真是各种诗体皆有，风格不拘一格。”

话音刚落，又来了很多人，其中有司马相如，刘禹锡，柳宗元，韩愈，朱自清，周作人，张爱玲说：“你们公说公的事，婆说婆的事，怎不说一说那散文事呢！”

.....

突然，不知哪位喊：“艺海花潮来了。”

众人沉静后，同声说：“最现实的最有说服力的请观看《艺海花潮》。”

作者甲午孟春于终南山

C 目录

CONTENTS

镀 金.....	1
诗词集.....	151
散文集.....	355

艺
海
花
潮

D 镀金
dù jīn





引子

一九三九年秋，兵荒马乱，外敌入侵，民不聊生，在城关县县城的东南部有一个偏僻的小村庄——十字坡。

十字坡的十字大街上，躺着一位女难民，约三十一二岁，中等个，大眼睛，瘦得皮包骨的瓜子脸上布满了皱纹。这时，从东大街走出一人，四十一二岁的年纪，穿一件打着补丁又非常干净的大衫，高个头，炯炯有神的眼睛，方形脸上刻着深深的皱纹。他向十字大街走来，看到躺在地上的她，心里好似十五个吊桶打水——七上八下，去扶又不好意思，且又动了恻隐之心，低头看看躺着的她，眼里流着泪。他咬咬牙把她背回家中，一阵慌忙为她喂饭。原来是饿晕倒了。她醒来一看，自己怎会躺在别人床上，且坐着一位陌生的男子，顿时脸上飞起红晕，挣扎着站起来就往外走，刚走几步又晕倒了，他把她扶到床上，嘱咐女儿小娟好好地照料，才大步流星地向学校走去。

他叫张继业，生于一八九八年，父亲张好善，母亲谢氏。张好善是清末一位绅士，有一特点爱可怜穷苦之人，又擅修桥铺路，积德行善，家纳千祥。四十生子，取名继业，张好善老年得子视如掌上明珠，七岁时就聘一位教书先生教他读书，继业天资聪明，过目成诵，十二岁考取秀才。这使一心盼子成龙的张好善欣喜万分，心想，将来继业能得一官半职，张家便可出人头地，对他更加精心照养，严加管教。继业稍一懂事，看到清政府腐败无能，便只求进步，不愿为官。这使好善气愤异常，一气之下身染重病，卧床不起，治疗无效，命归黄泉。真乃祸不单行，母亲也因悲伤过度离开人世，扔下孤苦伶仃的继业独自生活。他把家产变卖一部分办一所私塾，教导学生救国济民。本村有一位老夫叫李从善，看到他很有思想抱负，把独生女嫁给他为妻，俩人恩恩爱爱，生二女一男，长女小花，次女小娟，男取名刚强。霜打苦苗，妻子不幸死去。他又当爹、又当妈地拉扯着孩子过生活。

花开两朵，各表一枝，话说太和县小杨庄有一女名叫杨秀英，父亲杨浩，母亲廖氏，家有七八分老坟地。因父有病，六岁上给李家湾李玉明做童养媳，烧火做饭，脏活累活、挨打受气常常陪伴着她。俗话讲“三十六计走为上策”，她逃出李家靠讨饭度日，接连几日没讨到饭才被饿昏倒在十字

坡的大街上……

秀英病好后，经邻居张大妈说合与继业结为伉俪，恩爱无比，令人羡慕。

一九四三年长夏的一个夜晚，四周黑洞洞的令人毛骨悚然，昆虫唱着痛苦的歌，天空中不时地传来猫头鹰的尖叫声。（因北方：猫头鹰为不祥之物）人们蹲坐在屋内各怀心事，有的愁着生活无着落，有的渴望早日赶走小日本鬼子，有的盼望举家团圆……秀英悄悄地对继业说：“我这肚子要给你增添负担了。”他摸一下她的肚子笑笑说：“没什么，是个带尾巴的才好呢。”突然，一只喜鹊在院中的槐树上在唱歌，继业假装不知地说：“难道咱家还有什么喜事吗？”秀英拍他一下说：“真是贵人多忘事，还不是我肚子的事。”说后哈哈大笑。眨眼间，半月过后，一天夜里继业刚进梦乡，有一道士抱着一个又白又胖的小娃娃来到自己的面前说：“侄子，把这小娃给你如何？”“谢谢，再好不过啦。”答后伸手一抱，不觉一惊，睡意早逃至九霄，原是南柯一梦。这时，小娟喊：“爹，我娘有病。”他急忙走进内屋一看，是秀英分娩了，生一男娃与梦中相似，取名巧生。

巧生出生的第三天，天空中有几朵跑马云，太阳时隐时现，然而，小巧生的左手中指弯曲难伸，夫妻俩左右为难。这时，邻居张大妈急忙跑过来喊道：“好啦，咱生病的小巧生姥姥生孩子——有救（舅）啦！大街上有位行医的道士讲他能医百病，快去看看去。”继业咳一声，低着头一阵小跑找到那位道士，一看有六十三四岁的年纪，中等个，骨瘦如柴，可红光满面，精神焕发，几根银白色的胡须飘拂胸前。半天开口说：“道长，你能医百病？”老道漫不经心地答：“不相信？你家小娃左手中指伸展不直，对吗？”继业一听心里一惊，暗想，真是活神仙，他没有见小巧生的面呀！忙赔笑脸答：“对，您是活神仙。”道长笑笑说：“我并非活神仙，刚才一位大嫂告诉我的，不用愁，走，带我看看去。”继业笑笑答：“谢谢道长，请。”领着老道回到家中。秀英见老道忙赔笑脸说：“道长请坐。”用手指指一旁的凳子，继业忙倒一杯开水，毕恭毕敬地递过去：“道长，请用茶。”道士接过来说：“无量天尊，贫道领悟啦，快把小娃抱出来让我看看。”秀英忙去内室把巧生抱出来送到老道面前。老道看后，从道袍兜中掏出几根银针，按穴位给巧生扎上，数分钟后取出针对继业说：“用一对鸡爪、伸金豆合煎服下即可。”收好针流星般地走出继业家。

“道长，等等！”继业慌忙地想拦住那道士说：“秀英，快给道长取钱来。”说后，转身一看，那道士已走远，他对着道士的背影作个揖说：“老天有眼，多好的人啊。”转身回家。秀英问：“行吗？咱村的赵半仙就摇头。”继业低声说：“无冤无仇，他绝不会害咱巧生哩，我听别人讲，扎针如玩虎，针扎的不是地方，那针起不出就死人。”秀英听后稳稳心又问：“刚强他爹，那鸡爪、伸金豆去哪里找？”继业答：“你别担心，我这就去准备。”说后走出家门。不一会儿，一切俱备，煎好给巧生喂下。两天后，巧生的手伸展自如，秀英对继业说：“刚强他爹，那道长的法号及仙居何处？”他用手拍打着脑袋，憨笑着说：“刚强她娘，我也不知。”秀英说：“你那木脑袋，怎不问问？”说后从内室拿出几根香点上又叩叩头说：“苍天在上，让老道长活个长生不老吧。”



日月如梭,光阴似箭,七年后的一天,朔风吹,寒气逼人,一阵棉絮似的云彩飘去,又生几朵灰云,灰云把白云压得无影无踪。转眼间,乌云笼罩了整个大地,朔风阵阵,卷下一场盐粒似的雪,寒风使落地融化的小雪又结一层薄薄的冰,皓白发亮,透明映影,那树干好像油漆匠涂刷上一层玻璃钢漆,经朔风一吹,发出“咯吱,咯吱”的响声;枝上挂着无数根银条,在这阴沉的天气里,秀英坐在炕头用被子盖住腿,在缝补着一件单薄的破棉布上衣,冻得发红的手一点儿不听使唤,只好放在被子里暖一暖,刚拿出被窝,又感觉有些发痛发麻,往复几次,只好把衣服放在一旁,吹吹手说:“小花、小娟、巧生,娘给你们讲个故事好不好?”姊妹三个高兴地在炕上跳起来,小花说:“娘,讲一段《穆桂英挂帅》。”小娟说:“娘,讲一段《张生戏鸳鸯》。”巧生说:“娘,讲一段岳飞精忠报国或者飞机怎能上天。”秀英看看三个乖巧伶俐的孩子,笑了笑。用手摸摸巧生的头说:“孩子,娘与你一样不知飞机是怎样上天的呀!”巧生拍着小手歪着脑袋对秀英做个鬼脸说:“咳,咳!娘也不知道吧。”这时,秀英说:“巧生,学乖,别闹啦!娘给你讲一段‘雪’故事。”

“很久、很久以前,离我们家乡很远的北方住着一户人家,家中只有母子二人过日子,相依为命。有一天,他母亲突然生了病,浑身发烫,卧床不起。可把孝顺儿子给吓坏了,整日东奔西跑找药求医为她治病,一点儿也不见好转。眨眼间半月已逝,一天夜里,他母亲做了个梦,梦见有一仙人指点:想治好病,须去昆仑山找来一种名叫‘灵花草’的药,方能有效。第二天她告诉儿子。她儿子就背着她向昆仑山的方向走去。日复一日,不知走了多少天,不知经过多少高山叠峰,受尽多少辛苦,终于走到昆仑山下。突然,一阵北风袭来,天空渐渐地灰暗起来,不一会儿,飘下了鹅毛般的柳絮,阳光照射显出五光十色,迷人耀眼。自此东西降下后,她的病有所好转,又经过几日病痊愈了。她感激这仙药似的东西,又想到儿子所受之苦和脚流出很多血,就给它取名叫‘血’。‘血’与‘雪’同音变成了雪。”这时,巧生拉着她的手说:“娘,这雪真能治病吗?”她嗔怪道:“傻孩子,的确能治病,若夏季谁的手脚被泥沭后发痒、发肿,用‘雪’水冲洗一至二次就好。”突然,从门外慌慌张张走进一人,二十一二岁,高个头,身健如牛,浑身上下全是雪,发喘地说:“娘,我爹他……”眼里流着泪说不下去。她急催:“刚强,别哭,快,快说你爹他到底怎么了?”他用手擦擦泪说:“我爹他倒在讲台上。”她听后,如同晴天打个霹雳,浑身抖颤,有气无力地哭着说:“苍天,苍天,你咋不想想孩子呀!”她踏着厚厚的积雪,急忙向学校跑去。

路上,心里默默地祈祷,愿刚强他爹平安无事。奔进学堂,一看空无一人,四周冷清清的。向学堂附近的住户打听,得知已被送进医院。又急奔医院,一路无话,不多一时来到医院。突然与来人撞个满怀,一看,是位白衣天使,拦住问:“医生,十字坡村的那病号住哪个病房?”白衣天使答:“若没猜错,你是他的妻子吧!他现在在急诊室。”秀英听后,站在那里呆若木鸡。半天才向急诊室走去。这时,她看到众乡邻也集聚门前,个个望眼欲穿地盯着奶油色的急诊室门。忙道声谢:“有劳各位啦!”说后就去推门,恰好走出一位三十岁左右的中年医生,他叫李玉,是该院的主治大夫兼院长,大家忙围上问个究竟:“李院长,他的病有危险吗?”李院长答:“心脏病的晚期,很危险。”大家顿时哀求:“李院长,你想法,他可是一个好人呀!俺们大伙都离不开他。”秀英一听,好像三九寒天用凉水灌顶一般,感到一阵哆嗦,浑身鸡皮疙瘩顿生,扶住急诊室的墙哭着说:“李院长,您行行好,我求求你,孩子离不开爹呀!他是我家不可缺的一根大梁。”说后跪在地上。李院长

含着眼泪说：“别这样，我们尽力而为。”转身又回急诊室。

晴朗的天空中，突起一朵黑云，继而又刮起一阵风。风过后，一声震耳欲聋的雷响，紧跟着一道闪电，又是一声沉雷，降下一场暴雨。人们看到门外的雨点，心里有点焦急不安。突然，李院长从急诊室走出说：“我们的医术不高明，他不行啦！你们抬回村安葬吧。”顿时像炸开了锅似的，一片哭声。这时，李院长看着悲伤的人，心感自责，眼泪在眼眶里打滚：“大家别哭，这样会影响别的病号。”转身回门诊部。他们把他的尸体收拾好，踏着雨径回村。第二天，按农村风俗安葬了他。

二

在距十字坡三华里的地方，南部有一片茂盛的树林，绿叶郁郁，荫郁蔽日，微风吹拂发出悦耳的声音，令人心旷神怡。在这幅风景画卷里，却藏着一排排农家小院。村前有一条历史悠久的小湖，湖水清澈见底，鸭群在水面嬉戏游玩。夏季里“映日荷花别样红”，那荷花盈脸含羞，红红的面容，恰似待嫁的姑娘。不胜忧愁地等待着佳期的到来。悠忽间，冬公子快步走来向荷花姑娘赔情道歉，荷花姑娘收起她那含羞的面容，准备自己的嫁衣，湖面冬公子在表现着他那内含的魅力，喜不自禁在显示自己那固执的脾气，把湖水封锁起来铺成光明耀眼宝石般的大路。然而，湖老汉含着冤屈流着泪，忍受着父女离别之苦，发出“吼吼”的反抗声。不时地长吁短叹——我受伍子胥将军的敬佩，送号“五江”。那冬公子不服地反抗：“你是什么五江，只不过是五步宽的小河沟罢了。在春秋战国时伍子胥将军抱着小太子兵困禅阳寺时有追兵，前遇上你助纣为虐的家伙截路，伍将军一怒之下打马而过。自此激怒了爱打抱不平的英雄豪杰们咒骂你，在你身旁生存的村庄也痛恨你的虚伪，起名为‘五沟村’”。

五沟村有一户主，五十二三岁，中等身材，长方形的脸、高鼻梁、大眼睛，繁重的家务使他的天庭上增添了几道皱纹。他名叫吴硬牛。三间土房坐北朝南，二间东西屋、面前生二子一女。二子皆成家立业，另立门户。只有女儿金花二十岁尚未成家，家中三口人好像一台戏。金花这天不高兴地对她说：“娘，咱村的花妮十八岁就找到婆家，人家有福气，不知害臊，我可不找。”她娘说：“闺女，明天我也给你找个婆家。”金花说：“娘，俺才不找婆家呢，愿意养活您一辈子。”说后低着头笑眯眯地走出家门。

第二天，吴硬牛便求村里的“百灵嘴”张婆子给金花找对象。

张婆子名叫张纪英，娘家是十字坡东街南拐子胡同里，二十二岁嫁进五沟村，她从小生就一张能言善辩的嘴，又加上社会经验丰富，那张嘴变得越来越厉害，像一把锋利的钢刀。喜说媒，爱管闲事，是方圆十里有名气的媒婆。

这天，张婆子正在屋内纺线，一看吴硬牛走来，心里已明白七八分，却故作不知。

“小弟，哪股香风把你给吹来啦？”张婆子眼眯成一条缝说。

“咳，老嫂子，帮帮忙吧！小弟家中像台戏，愁坏我这条硬牛啦。”吴硬牛搓着手说。

“硬牛弟，咱家到底出了什么事，让你这样发愁。”张婆子不紧不慢地说。



“老嫂子，别再卖关子啦！”还不是你侄女的婚事，干脆你做主给她找个婆家吧。”吴硬牛似乎在哀求。

“哟，看你说的，你当不了闺女的家，我有什么能耐，也没有三头六臂。”张婆子好像在嗔怪吴硬牛，沉思一会儿，看看吴硬牛的脸色说：“不过有一门亲，试试吧。”

第二天一大早，张婆子就去十字坡串亲，刚进村碰上张小龙。小龙说：“姐，走得好快。”张婆子答：“有事吗？迟一步又找不到人。”小龙又说：“姐，你这吃鲤鱼的嘴可不能闲啊！帮咱刚强侄找个对象。”张婆子说：“小龙，我能拿胳膊向外拐吗？来了就为这事。”小龙说：“太好了，我拉个鱼尾巴！走，去见咱嫂子。”张婆子答应后，跟随在小龙的后面去秀英家。

话说秀英坐在屋中闷闷不乐，左眼皮乱跳，心中暗想，怎么有什么灾难临头。突然，院中的树上有只喜鹊在叫。秀英忙站起走到院中弯腰拾一个土疙瘩对着那只喜鹊砸去，嘴中且骂：“娘的×，叫！叫什么？我心里像塞一块大石头。”而那只鸟好像故意与她作对似的叫得更凶。又拿一根竹竿去赶。这时，有人说：“嫂子，怎么和鸟怄起气来？”她转脸一看是小龙、张婆子，忙笑着说：“一只不争气的鸟。”用手指下那棵树。小龙笑笑接道：“嫂子，那是一只受惊的鸟，可不能赶她走。”张婆子说：“她矜子，那是一只报喜的鸟呀！”秀英一愣说：“快，屋内请，闹了半天我给搞晕了。”领着二人进屋，又找到凳子说：“大姐请坐。”张婆子说：“谢谢，来，咱都坐。”小龙说：“嫂子，咱姐给刚强来提亲的呀！”秀英摇摇头说：“小龙弟，自从你哥走后，家里穷得丁当响，有谁家姑娘来受这洋罪。”张婆子笑笑说：“嫂子，话怎这样讲，谁家姑娘跟上咱刚强也算烧好高香。”这时，刚强红着脸进来站在那里不搭话。秀英嗔怪地说：“刚强，你姑和你小龙叔来给你提亲，怎不打招呼，真不懂事。”张婆子给刚强打圆场地说：“小伙子害臊，不过我和你小龙叔也不是外人，侄儿，今年多大啦？”刚强脸似红纸地答：“大姑，您的话我全听到了，可惜我家穷，我的年龄今年十七八啦！”张婆子笑笑问：“你要求什么条件的姑娘？”刚强好不客气地答：“只要人品好，能孝顺老人就行。”秀英在一旁接道：“孩子，孝顺不孝顺都行，只要人家姑娘同意。”张婆子打包票地说：“这姑娘绝对没意见，又聪明，又贤惠，真是百里挑一的人。”秀英很认真地说：“有这样的儿媳，我算烧高香啦！姐姐你说呢？”小龙插嘴：“嫂子，一，咱们积德好。二，刚强有福气。”一旁的刚强接道：“小龙叔，把咱夸的，过高地估计自己会吃亏的。”张婆子说：“好，会说话的侄子，大姑帮你管好这件事。”刚强说：“大姑，全凭您老的帮忙啦！说半天人是哪村的，姓啥名谁？”张婆子拍下脑门说：“怎么忘记告诉你啦！看把你急的。”刚强低着头跑进里屋。小龙说：“咱刚强像个大姑娘。”秀英说：“刚强傻，谁给他提亲，他就害臊……好，你回去安排一下人家姑娘。”就这样经张婆子的一番介绍，又加二人一见钟情，终成姻缘，吴硬牛家散去一台戏，刚强家老少脸上添一层笑容。

三

一九五一年夏天，烈日炎炎，太阳刚出来，地上像蒸笼似的，烤得光着膀子的人们麻木发痛，烤得人红红的脸上冒出珍珠似的汗水，水沟里的水热得烫皮。这时，在归村的路上，走着一个小孩

子，有六七岁，圆圆的嫩脸晒得发红，汗珠如雨下，肩上挎着小书包，背上背着小柴筐，一歪一晃地向村中走，他是小巧生。刚进村头，碰上一人高个头，方形脸，大眼睛，长着一脸黑胡子的张小龙动了恻隐之心，接过柴筐说：“巧生，背这么重，小小的年纪累坏了怎么办？”巧生笑笑答：“俺老师讲，勤劳是好学生。”不知不觉走进院门。巧生喊：“娘，快开门，俺小龙叔给我把柴筐背回来啦。”秀英忙走出拉开门一看说：“巧生，怎给你叔找麻烦。”转脸又对小龙说：“他叔快，快屋内坐。”小龙说：“嫂子，你也太狠心，怎让巧生干这么重的活。”边说边放柴筐。巧生说：“叔，我娘不知道。”忙找凳子。秀英说：“他叔，坐下歇歇，让你累得满身是汗。”巧生又端出一杯凉开水送到小龙面前说：“叔，喝水水解解渴。”小龙接过水一饮而尽说：“嫂嫂，巧生真聪明，说不定长大有出息，真为你高兴。”又坐一阵，小龙告辞回家。巧生拉住说：“叔，在俺家吃饭吧。”小龙推开巧生说：“孩子，你叔定会到你家吃饭的。”紧跑几步回了家。

从此，秀英家有重活小龙就帮忙。俗话讲：“寡妇门前是非多。”全村人三三两两地聚集在一起谈论：小龙，人才出众，又是干部怎丧阴德，暗打秀英的主意，他俩秋波暗送，难道会不做有失“孔夫子”之礼。有一天，上午，大红的太阳紧随地球向西移动，日光倾斜。人们在水沟旁的柳树下乘凉。柳树的枝软叶青，密集得像把伞，人们在谈论《三国演义》中关云长为嫂嫂守门那一段。恰好，小龙也向柳树走来。人们有的回家，有的另换别处，简直像躲瘟神似的全走干净，树下只剩小龙。小龙的脸上好像挨一巴掌，火辣辣的通红，一直痛在心里。暗想，我小龙应受到如此的报应吗？世上真是太不公平，不允任何强者同情弱者，特别是男女之间。半天咬咬牙自言自语：“无论别人怎么议论，自己有自己的良心，不，全村人的白眼，妻子的言语……”一阵辨证后，使他心灵上深感一阵清爽，精神上得到无限的安慰：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。

第二年的春天，桃李争艳，万紫千红、百花齐放。大地穿上一件崭新的绿服装卖弄风骚，清风一吹发出悦耳的音乐声。然而，在五沟村通往十字坡笔直的大道上走着一位农家姑娘，中等个，瓜子脸、柳叶眉、丹凤眼，黝黑的皮肤，扎着一尺多长的辫子，上身穿印有黑蝴蝶花纹的洋布褂，下身穿深蓝色的洋布裤子，再加上姑娘的自然曲线美，使她更加下雪天穿裙子——美丽动人，恰似仙女下凡，西施、貂蝉重生。她后紧跟一位小伙，姑娘站在路旁喊：“刚强，怎走得这么慢？快点走。”他紧走几步，两人像两块磁铁的正负极。刚强说：“金花，咱最大，应作表率孝敬咱娘，且与妹妹、弟弟多亲热，人过留名，雁过留声。”金花笑笑说：“那是自然，多喝点墨水好，有见识。”柳眉送秋波，会心地笑了……

四

张小龙回家后，妻子腊梅说：“老不正经的，挨千刀万剐的，你怎迷上她这个狐狸精，把咱家仅有的伍元钱也给了她？”张小龙说：“是你送给她的，不是借吗？”腊梅说：“借，也是你在耍花招，这